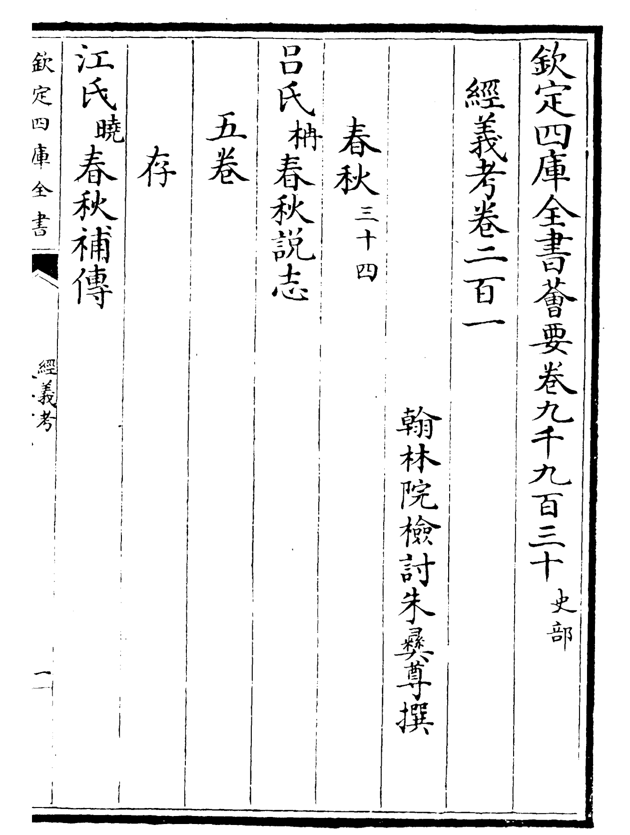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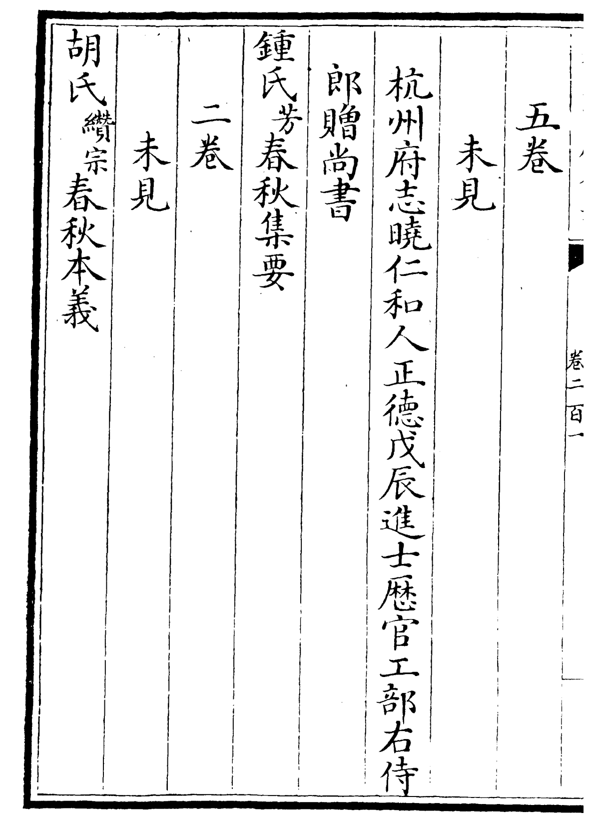
春秋三十四

呂氏柟春秋說志

五卷

存

江氏曉春秋補傳



五卷

未見

杭州府志曉仁和人正德戊辰進士歴官工部右侍郎贈尚書

鍾氏芳春秋集要

二卷

未見

胡氏纉宗春秋本義

十二卷

未見

王氏崇慶春秋斷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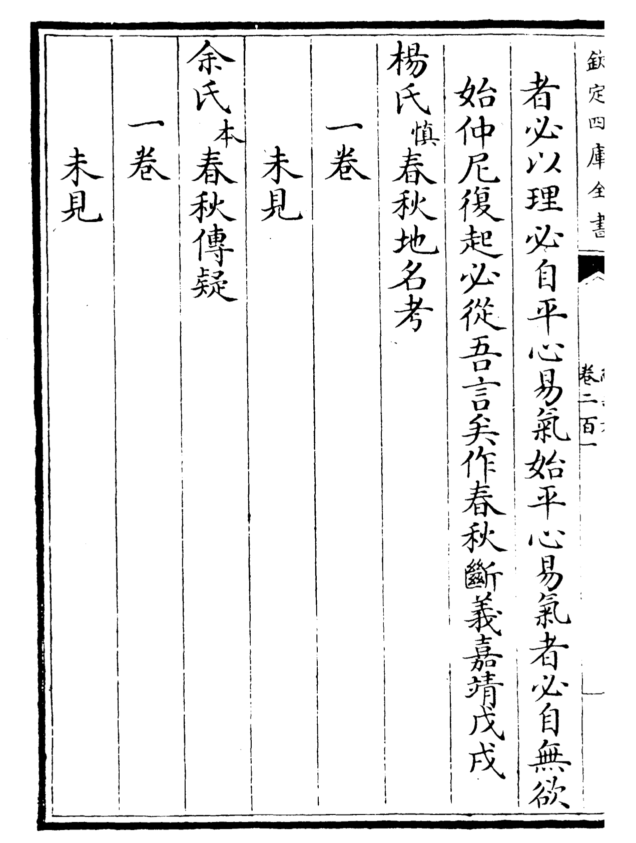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昔者吾聞諸夫子曰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而孟子推廣仲尼則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吾是以知春秋聖人之心

經也因史而寓吾義焉爾也然而聖人之義存乎取舍聖人之取舍存乎是非是故是非之來無恒而後吾之取舍應焉而何嘗有心於其間也如此則聖人可窺後人之鑿可惡也矣今夫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始終莫大乎冠昏喪祭弔賻殯葬交際莫大乎朝覲會同盟誓聘問内外莫大乎中國四裔潤色戡定莫大乎禮樂征伐省咎反躬莫大乎時之災祥民之向背廵行莫大乎省方田狩然而莫

不有先王之法在焉夫法天之理也人之紀也不可亂也理悖而紀亂人之心滅矣吾乃今然後知仲尼之悲周也夫悲周因之於魯探其原也是故言魯所以正列國也舉列國所以例魯也又從而參之周所以互見也為無窮防也仲尼取舍之義微矣然經者綱也史之文也有筆削焉傳者目也列國之事也聖人取舍之心行乎其中矣而謂字字而襃字字而貶豈所以論聖人也哉故善觀春秋者必以傳善觀傳



者必以理必自平心易氣始平心易氣者必自無欲始仲尼復起必從吾言矣作春秋斷義嘉靖戊戌

楊氏慎春秋地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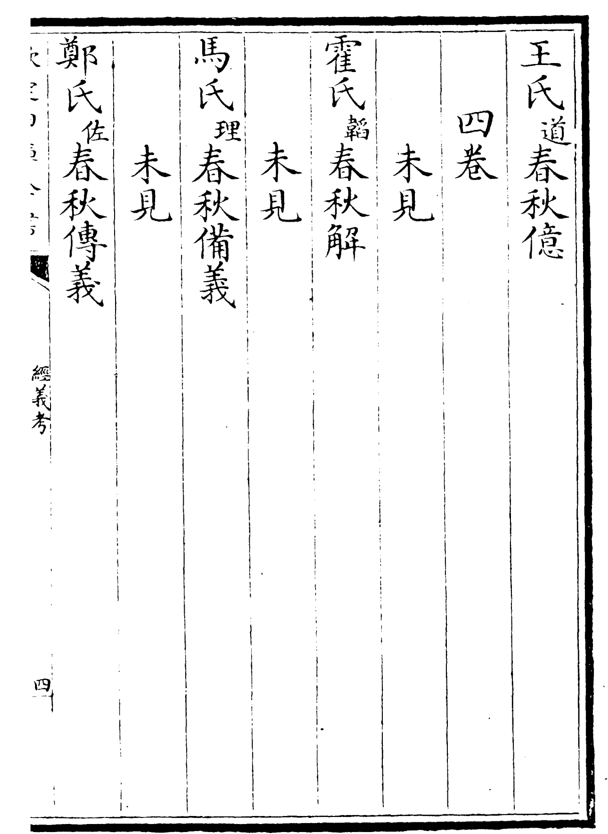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余氏本春秋傳疑

一卷

未見



王氏道春秋億

四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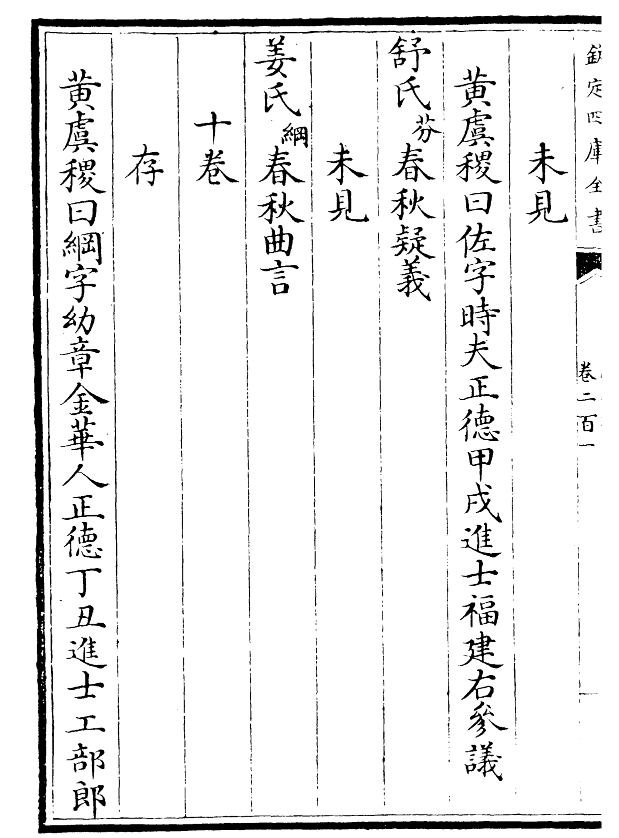
霍氏韜春秋解

未見

馬氏理春秋備義

未見

鄭氏佐春秋傳義



未見

黄虞稷曰佐字時夫正德甲戌進士福建右參議

舒氏芬春秋疑義

未見

姜氏綱春秋曲言

十卷

存

黄虞稷曰綱字幼章金華人正德丁丑進士工部郎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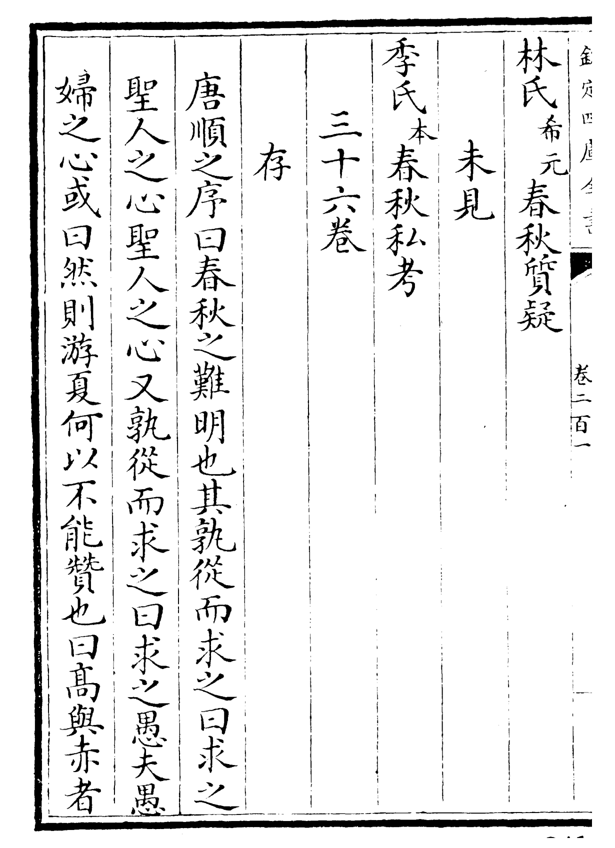
王氏漸逵春秋集傳

未見

漸逵自序曰春秋者大聖人所作之經為天下古今禮義不易之公案也而論春秋者乃有千載不決之疑二焉曰凡例也周正也凡例見於三傳漢唐宋之儒者皆從而附會之雖以胡氏猶不免焉惟朱子始破其說以為非聖人之意而猶未明言以闢之也近

得甘泉湛氏作春秋正傳乃深斥之然後凡例之說始弗信於天下周正亦起於左氏而漢唐宋之儒亦從而附會之雖以朱子猶不免焉唯唐子西僅及之而亦未得其詳也近得周文安作辨疑集始析而正之而三正之說猶或遺焉予謂三正之說古無是制亦無是言也求之詩書考之周禮皆曰班朔事於諸侯自此始耳非謂改元也自是而改時改月之言漸興而天地陰陽之道乖矣故予斷以周王無建子之

制夏歷為百王之書而春秋無冠月之訓自以謂足以破千載不決之疑不知博古君子以為何如也雖然得聖人之意而出於凡例時月之間猶相千里之馬而出於牝牡驪黄之外此又讀春秋者之所宜知也予既為春秋古經義以其辭簡奥恐讀者晦焉暇日徧觀諸儒之論亦有精確得聖人之意者裒為集傳俾學者一開卷而知之無事乎揣測牽强之勞庶幾明白簡易而聖人正大之情見矣



林氏希元春秋質疑

未見

季氏本春秋私考

三十六卷

存

唐順之序曰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

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又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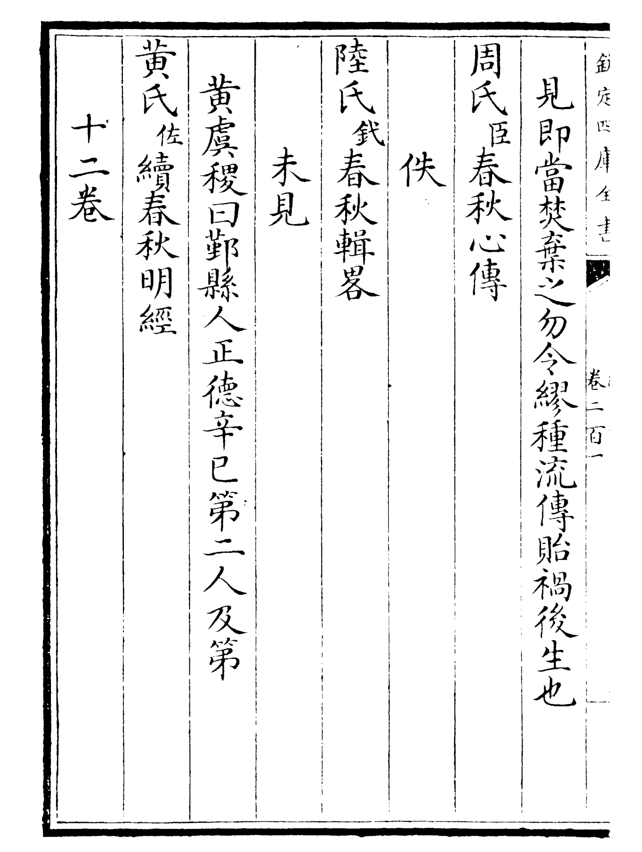
婦之心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賛也曰高與赤者

世傳以為游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與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為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余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示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

心凖之要無甚逺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説有合於君也君甞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説為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毁譽之心同其春秋大㫖亦多本之師説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流派星厯之數度禘郊甞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核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

錢陸燦曰近代之經學鑿空杜撰紕繆不經未有甚

於季本者也本著春秋私考於惠公仲子則曰隱公之母盜殺鄭三卿則曰戍虎牢之諸侯使刺客殺之此何異於中風病鬼而世儒猶傳道之不亦悲乎傳春秋者三家杜預出而左氏幾孤行於世自韓愈之稱盧仝以為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世遠年湮譌以承譌而季氏之徒出焉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太和添丁之禍其殆高閣三傳之報與季於詩經三禮皆有書其鄙倍畧同有志於經學者



見即當焚棄之勿令繆種流傳貽禍後生也

周氏臣春秋心傳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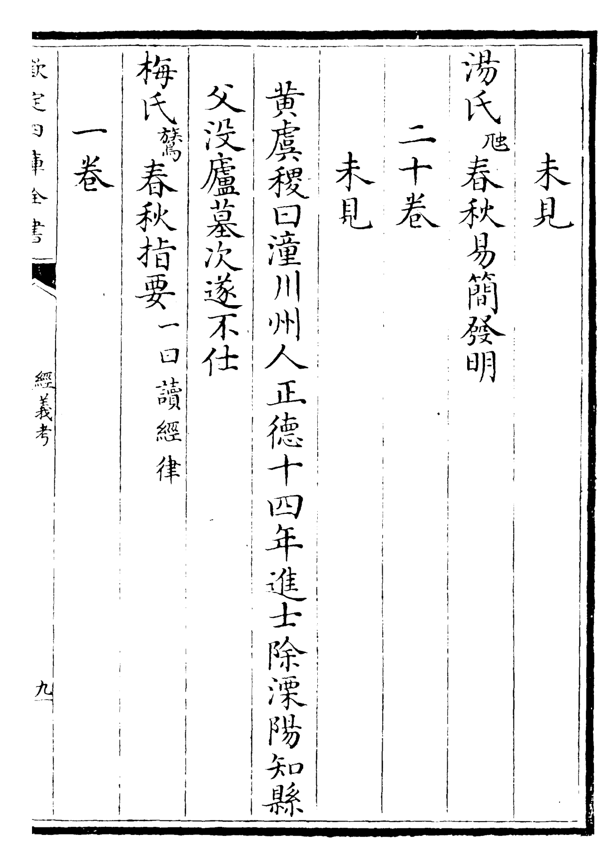
陸氏釴春秋輯畧

未見

黄虞稷曰鄞縣人正德辛巳第二人及第

黄氏佐續春秋明經

十二卷



未見

湯氏𠙆春秋易簡發明

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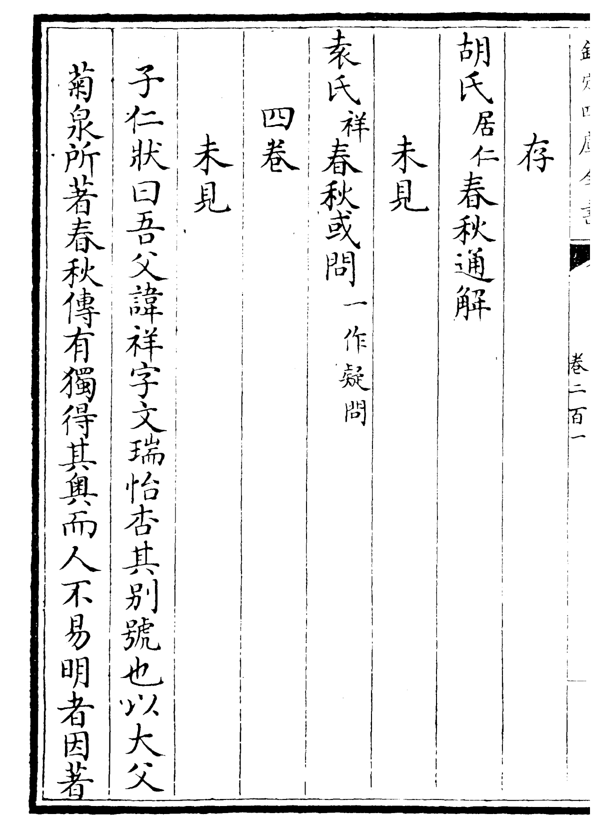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湰川州人正德十四年進士除溧陽知縣

父没廬墓次遂不仕

梅氏鷟春秋指要一曰讀經律

一卷



存

胡氏居仁春秋通解

未見

袁氏祥春秋或問一作疑問

四卷

未見

子仁狀曰吾父諱祥字文瑞怡杏其别號也以大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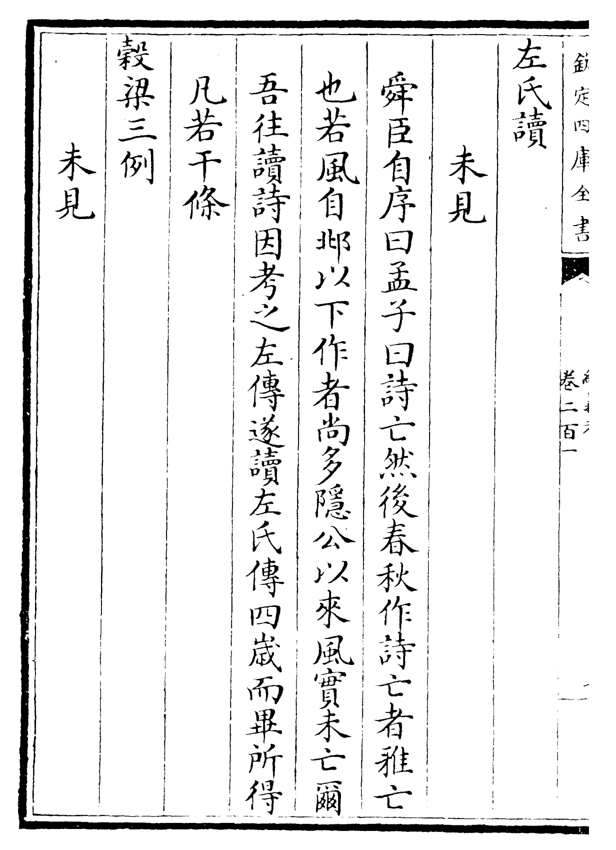
菊泉所著春秋傳有獨得其奧而人不易明者因著

春秋疑問四卷以發其微旨

李氏舜臣春秋左傳考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孔子作春秋至矣而何説者索其言於例乎蓋方之於天苟求其故寸短則尺長此善則彼惡春秋所以有例爾然又有非左氏所及至杜氏而始見者亦通曰例能不失其指不必親出之左氏可矣



左氏讀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雅亡也若風自邶以下作者尚多隱公以來風實未亡爾吾往讀詩因考之左傳遂讀左氏傳四歲而畢所得凡若干條

穀梁三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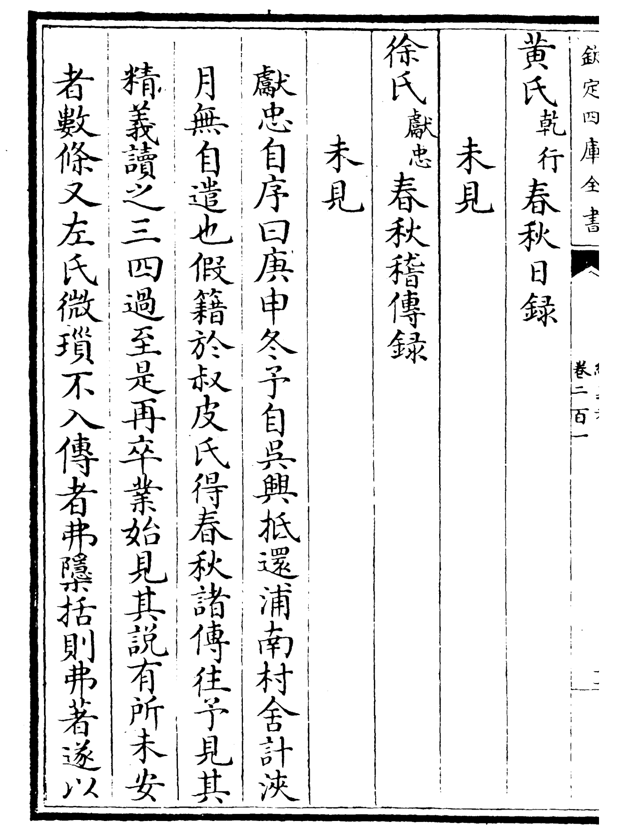
未見

舜臣自序曰三例者時月日也穀梁與公羊氏說春秋皆以時月日起例然譬之組織穀梁氏為益精爾夫日詳於月月詳於時令考之經其或日者果非無以是故或例時而月或例月而日毫髮之察非穀梁氏其孰能與於此乎

豐氏坊春秋世學

三十八卷

未見



黄氏乾行春秋日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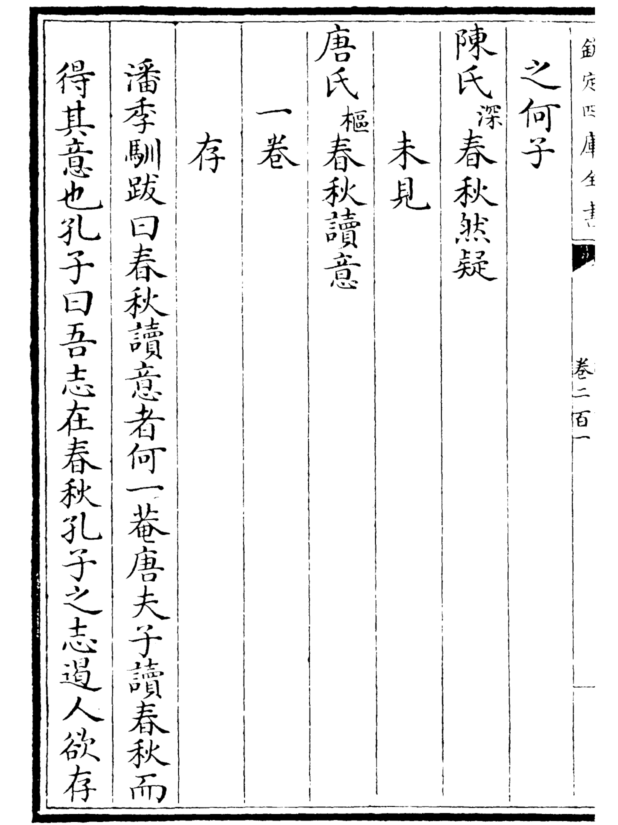
未見

徐氏獻忠春秋稽傳録

未見

獻忠自序曰庚申冬予自吳興抵還浦南村舍計泱月無自遣也假籍於叔皮氏得春秋諸傳往予見其精義讀之三四過至是再卒業始見其說有所未安者數條又左氏微瑣不入傳者弗隱括則弗著遂以

臆説輔論之名稽傳録夫傳春秋其大者三家至胡氏始折其衷故胡氏傳獨立於學官博士弟子無不諷誦焉至科士帖括則有陳同父屬辭發其義甚備然則又何待予言也然師友相問辨雖仲尼睿聖不能無望於游夏之徒至於傳義雜出左氏綜其迹公穀申其辭後來諸所撰論亦甚廣公穀自以輔左氏所不及旨意盡矣胡氏折衷其説亦多所罷黜然則春秋之義辭簡而意深其有窮盡邪敢以是説併質



之何子

陳氏深春秋然疑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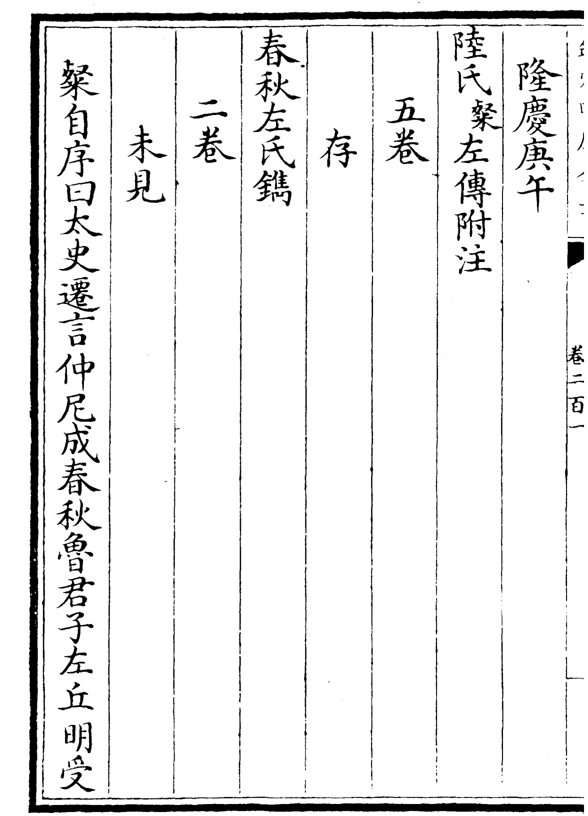
唐氏樞春秋讀意

一卷

存

潘季馴跋曰春秋讀意者何一菴唐夫子讀春秋而得其意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志過人欲存

天理教天下興起其久汩之良心觸動其暫萌之天覺由此而察識之由此而擴充之則欲可遏理可存矣或者不察乃曰春秋意在襃貶夫竊襃貶之權以賞罰天下是僭也正孔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此春秋讀意所由作也知其意則會盟征伐之迹創霸紹霸之由託始絶筆之故皆可指掌而得之矣馴於是經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得其旨矘矘然者逌三十年讀此重有省焉若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



隆慶庚午

陸氏粲左傳附注

五卷

存

春秋左氏鐫

二卷

未見

粲自序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丘明受

之為著傳余以為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為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或為奇言怪説頗騖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秋鐫以曉初學者令觀擇焉

春秋胡傳辨疑

四卷

未見

粲自序曰昔仲尼作春秋旨微而顯至胡氏說經庶幾得之惜其或失之過求辭不厭繁委而聖人之意愈晦矣余嘗欲著之論辨而未能也今謫居多暇復披誦其傳遇有疑處輒書焉久而成帙以示從遊之士多有駭而問者余語之曰吾為此非敢異於胡氏也實不敢異於孔子耳雖然余敢遽以為是哉當質

諸深於春秋者儻取二三策乎否則無惑乎諸君病

吾言也嘉靖辛卯春二月朔日

馮氏良亨春秋解

未見

台州府志馮良亨字子通臨海人嘉靖戊子舉人慶

遠府同知

施氏仁左粹類纂

十二卷

存

黄省曾序畧曰近世好左氏者若吳郡守溪王公無錫二泉邵公河南空同李公皆游涉二傳樂而忘疲予友施宏濟博古敦行潛心下帷以春秋舉乃析别二傳之文自制命至於夢卜定為十有五目以轄萃其言凡十二卷命曰類纂於其隱而難通者務酌諸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勞披覩可以因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入而領也其心可謂

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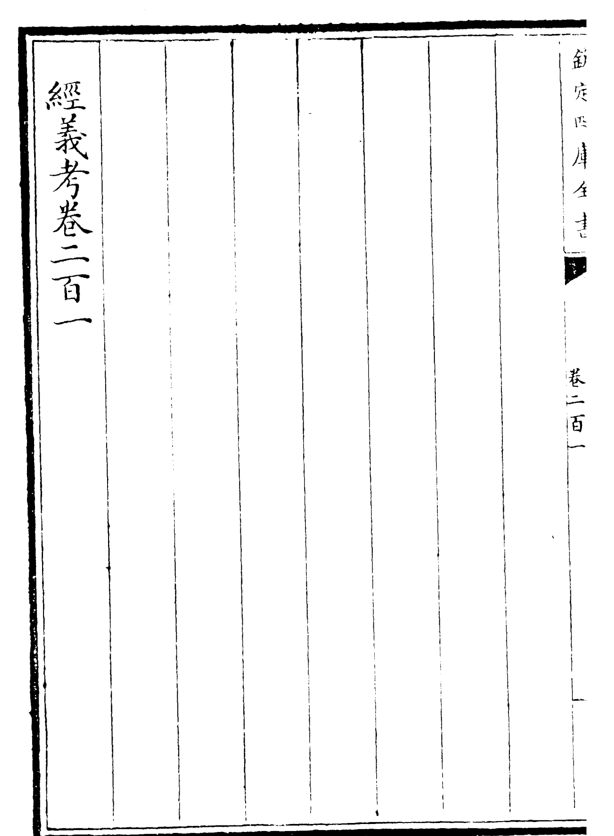
陸元輔曰施仁字宏濟長洲人嘉靖戊子舉人

廖氏暹春秋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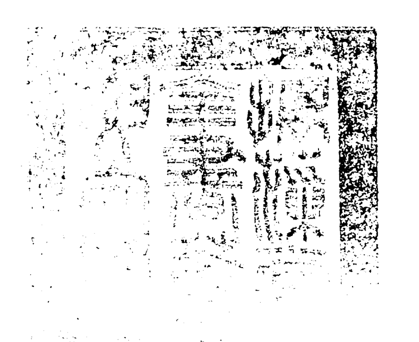
未見

瑞州府志廖暹字曰佳高安人嘉靖戊子舉人除知

武康縣調詔安歸與鄒東廓講學著春秋四書測



經義考卷二百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楊省曾
謄録監生臣謝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四至二百二十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百三十一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二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春秋三十五

唐氏順之春秋論

一卷

存

左氏始末

十二卷

存

徐鑒序曰左氏始末者毘陵荆川唐先生所手編也起自后妃終乎禮樂方技人繫其事事歸其彚蓋取左氏所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與夫國語史記外傳所錯出者悉連屬而比合之凡十四目為卷十二嗚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尼父裁其義左氏核其事先生輯其全善雖小不遺言無微不采周之

所以王周之所以衰華袞之所由榮斧鉞之所由辱上下千載洞若觀火是左氏羽翼乎聖經而先生又羽翼乎左氏也功顧不偉與余既探先生之大旨而校讐以廣其傳間出管見用資揚扢庶幾不失先生編次之意云爾萬歷甲寅

族孫一麐序曰族大父荆川先生治春秋謂聖人有是非無毀譽一本之人心直道之自然其於左氏務使學者反覆參究融會聯絡以得乎所以見乎行事

之實且夫先經以起義與後經以終事是左氏之所以善於考證也而事或錯出文或别見則執經以求其斷案者每病於條理之難尋而屬辭比事之旨因以不白於世於是乃合其始末而次序之以為一書然後事歸其類人繫其事首尾血脉通貫若一而聖人善善惡惡之大法所以榮黼衮而威斧鉞者不待考之義例之紛然一開卷而瞭然如在目中矣豈非讀春秋者之一大快也哉始末以左氏内傳為主而

纖悉委曲有逸出於外傳史記者亦入焉君子之於經籍之遺文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在讀者慎取之而已先生之弟應禮甫嘗預聞纂輯之大意而謂是書不可以無傳也故刻之家塾而命一夔序其首嘉靖壬戌

黄氏光昇春秋本義

未見

熊氏過春秋明志録

十二卷

存

卓爾康曰南沙熊過春秋明志録一書頗出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然於左氏牴牾實有未安

俞汝言曰南沙熊氏明志録自為之序未免冗長

許氏應元春秋内傳列國語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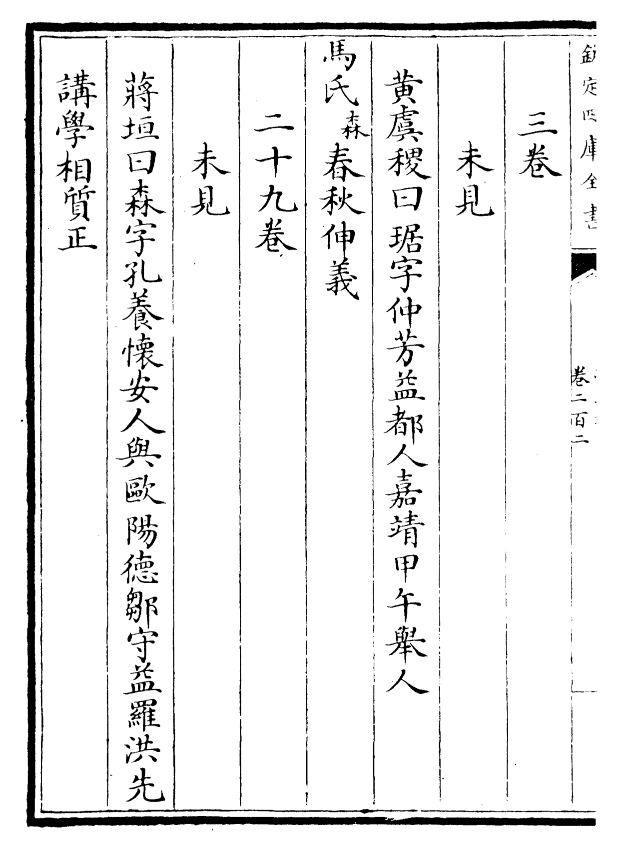
杭州府志應元字子仁錢唐人嘉靖壬辰進士

皇甫氏 涍 春秋書法紀原

未見

錢陸燦曰涍字子安長洲人順慶太守録之第二子也嘉靖壬辰進士除工部虞衡主事改主客歷儀制郎中以貴溪薦補右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左遷廣平府通判量移南刑部主事進員外陞浙江按察僉事

石氏 琚 左傳叙畧



三卷

未見

黄虞稷曰琚字仲芳益都人嘉靖甲午舉人

馬氏森春秋伸義

二十九卷

未見

蔣垣曰森字孔養懐安人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

講學相質正

春秋辨疑

二卷

存

森自序曰春秋之學雖因諸傳以明春秋之義亦因諸傳以晦胡氏之説愚竊惑之九江黄楚望氏固極其辨析之詳矣新安趙子常氏又師其説而分為屬辭八體自謂能得聖人之旨愚亦不敢以為盡然也愚本淺陋上不能遡聖人之淵源下不能究諸儒之

詳說疑之闕也久矣近獲乞身養痾林下因日記所見異同而錄之積有歲月彚萃凡二十有九卷竊不自量而存之名曰春秋仲義復撮其大相牴牾於胡傳者錄為辨說以證其必非改魯史之舊文以求正於四方之賢冀一參駁之俾有所考訂而不陷於妄誕之罪則庶幾可存以備一家之言而所以說經者於此未必無少補云爾

楊氏時秀春秋集傳

三十卷

存

時秀自序曰今世之業春秋者皆宗胡氏葢遵明制也窮鄉下邑之士讀胡傳矣而鮮能復讀左傳一或詰之則茫然不知事之本末謂之通經可乎哉予録是編先之以經繼之以左傳俾欲通經者得以見事之本末然必與經相發明者録之否則不録也至於左氏不備者然後公穀得兼録左傳難訓者亦參用

杜解於下而胡傳前後屬比及旁引諸經初學或未遽通者亦畧注之庶一開卷間大義曉然於誦習之餘矣嘉靖乙巳司農留都諸寮寀見之輒手録焉且勸之以共諸四方同志者因鏤板行之

李騰鵬曰時秀懐遠人號禹峰嘉靖乙未進士歴官按察僉事

陳氏言春秋疑

未見

言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也而曰經者文史而義經也經之為義原於聖心將以賞罰之衡寄之筆削禮樂之典代乎天王吾無疑焉爾吾獨疑乎聖人之言如日星而何其文之隱迄於今而猶莫之裁也吾又疑乎孔氏一私書耳例不得與魯之史並行於時安在其為見諸行事而明周公之志於天下也吾又疑乎非其位而託之乎南面以誅奪之不少讓也彼謂左氏受經作傳者吾無據焉而吾又疑乎其言之實

相表裏也公穀之義例非經也然而經亦自有義例也而吾又疑其何所祖也不寧惟是其他以字以事以日以月參錯而互異焉者吾又不能無疑也嗚呼聖典之湮傳疏為之也專門者固名家者鑿同異駁糅說者徒欲取調人之義以平之此不然吾信吾是而已吾所是者經而已聖人之經紫陽所云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是已吾惟據經以說經而已經者經也不得已而救世立法者其權也權而不失其為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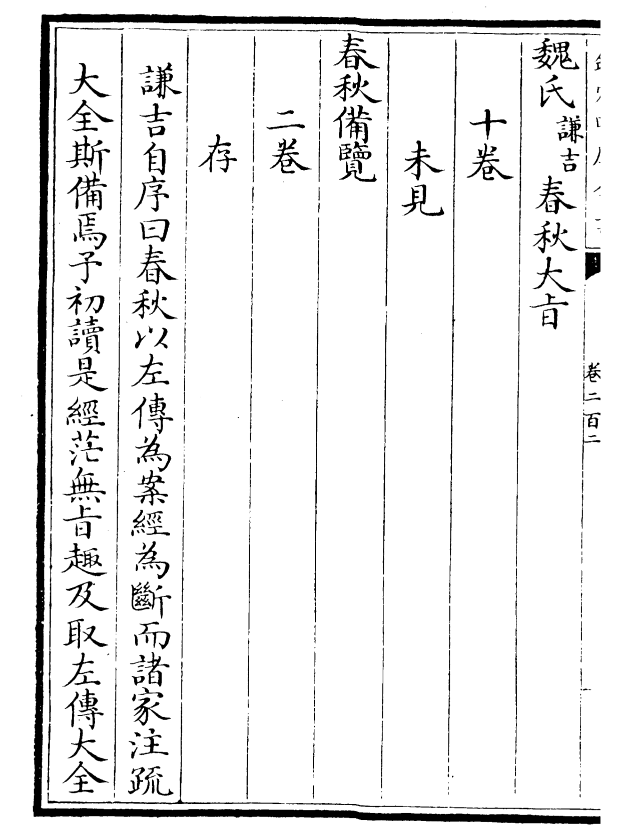
也尼父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是觀之謂春秋為聖人直道之書可也作春秋疑

趙氏恒春秋録疑

十七卷

未見

黄虞稷曰恒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姚安知府著書時以纊塞耳者三年書成去纊而耳已聾其專心如是



魏氏謙吉春秋大旨

十卷

未見

春秋備覽

二卷

存

謙吉自序曰春秋以左傳為案經為斷而諸家注疏

大全斯備焉予初讀是經茫無旨趣及取左傳大全

與文定注解互相考訂始喟然歎曰緣是而求聖人之心思過半矣復懼久而遺忘也乃手録其有闗於經要且切者積久成帙命兒輩藏之巾笥總名之曰春秋備覽蓋恐經未易窺俾覽是編而有得也及督學曹君紀山請梓春秋大旨予曰大旨既不敢私是編宜並付諸梓以翼大旨因引諸簡端以見是編之所以梓云

黄虞稷曰柏鄉人嘉靖戊戌進士歴官兵部右侍郎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高氏(拱)春秋正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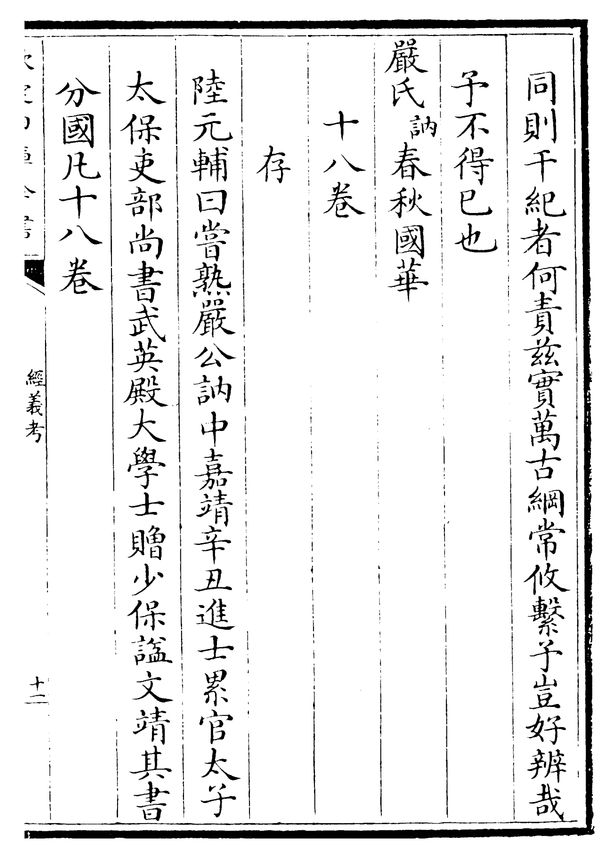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拱自序曰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無或如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

為孔子託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能辨之者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王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己也如此夫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為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

以是罪之其亦誤矣乎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安於心者既乃以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方從宦莫能筆之書也嵗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為之敘其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即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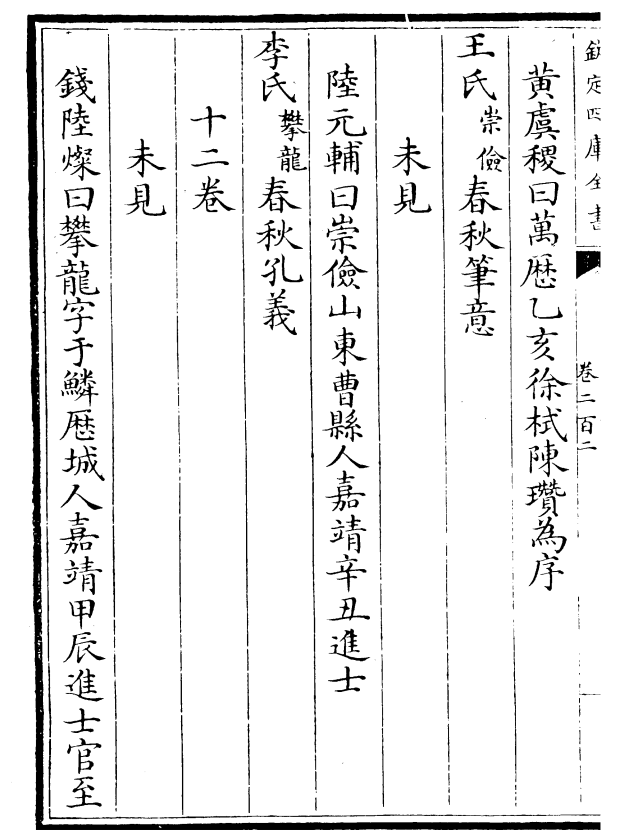
同則干紀者何責玆實萬古綱常攸繫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嚴氏訥春秋國華

十八卷

存

陸元輔曰嘗熟嚴公訥中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靖其書分國凡十八卷



黄虞稷曰萬歷乙亥徐栻陳瓚為序

王氏崇儉春秋筆意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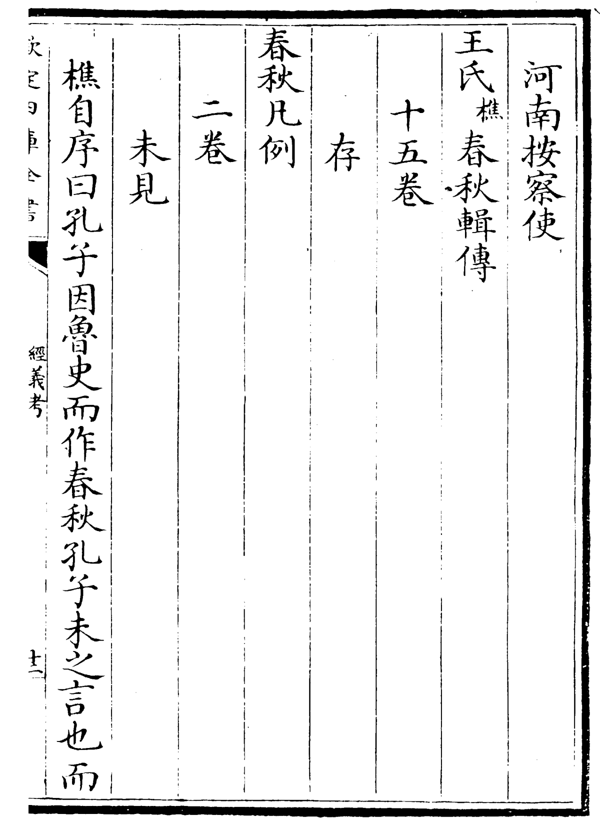
陸元輔曰崇儉山東曹縣人嘉靖辛丑進士

李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未見

錢陸燦曰攀龍字于鱗歴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



河南按察使

王氏_樵春秋輯傳

十五卷

存

春秋凡例

二卷

未見

樵自序曰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孔子未之言也而

孟子言之春秋之要非孟子不能知也傳之者三家左氏見國史多得其事公穀經生講授多得其義雖各紀其近聞時有舛駁要皆去孔門未遠今居千載之下謂三傳可束髙閣欲以已意立說者非通見也三傳之後惟啖氏趙氏陸氏可謂通經不泥於專門之陋為集傳辨疑纂例各若干卷條理燦然其有功於春秋多矣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子以此經未易言故未暇為書而其平日講論所及皆闡春秋大義

至其因通鑑而修綱目綱倣春秋目依左氏綱以著

道法目以備事辭其書法之義固皆春秋之旨也然

則朱子雖未為書而於聖人竊取之義可謂繼程子

而得其心者矣其未為書之意亦以胡文定公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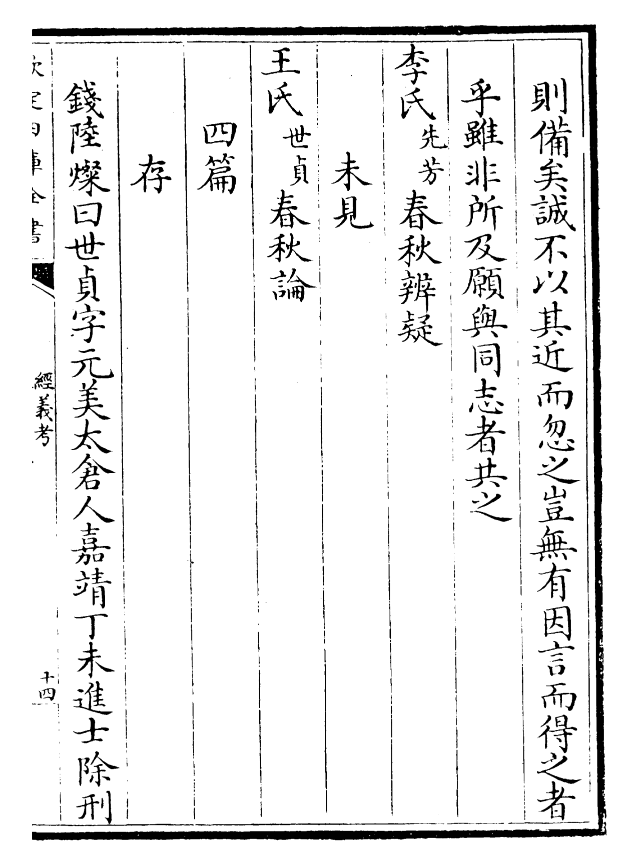
謂事按左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

微辭多取徵程氏其言當矣雖然理明義精如程子

固猶謂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其間多所

闕而未言與夫言而尚畧者蓋難之也則文定其肯

自謂皆已得聖人之意乎此非一家之學也故愚自三傳以下采輯異同以資研討頗不主一家其有未合不敢臆決大概皆本朱子之意朱子之意固即程子之意也夫不繆於程朱而有裨於文定則愚區區私録之意乎又因文定綱領七家之説而廣為之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因陸氏纂例而修之為凡例二十篇雖於聖人筆削之意先王經世之法不敢妄議然程子曰善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非知言者也今言



則備矣誠不以其近而忽之豈無有因言而得之者乎雖非所及願與同志者共之

李氏先芳春秋辨疑

未見

王氏世貞春秋論

四篇

存

錢陸燦曰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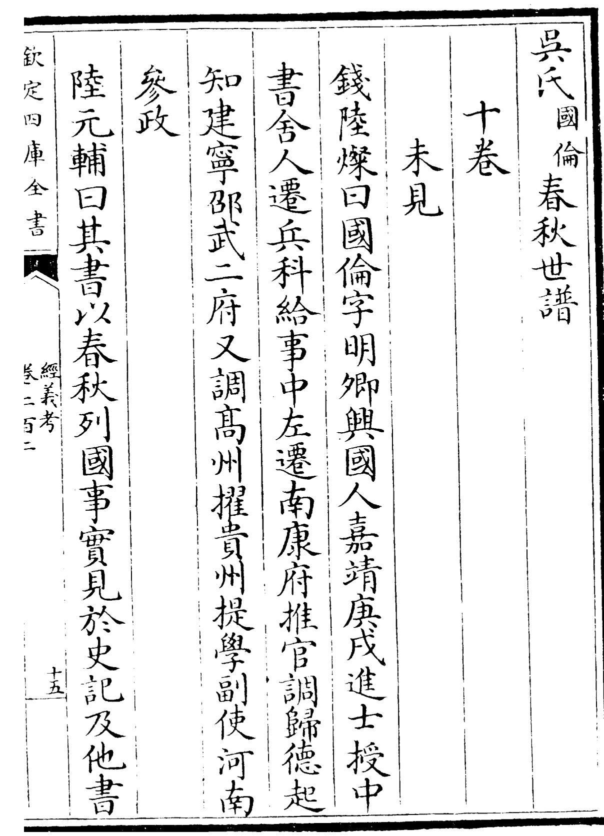
部主事歷郎中出為青州兵備副使歷山西按察使入為太僕卿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遷南大理卿應天府尹乞歸起南刑兵兩部侍郎拜刑部尚書

汪氏道昆春秋左傳節文

十五卷

存

錢陸燦曰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



吳氏國倫春秋世譜

十卷

未見

錢陸燦曰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授中書舍人遷兵科給事中左遷南康府推官調歸德起知建寧邵武二府又調高州擢貴州提學副使河南參政

陸元輔曰其書以春秋列國事實見於史記及他書

者分國為諸侯世家予得其手寫本尚未刊行

徐氏學謨春秋億

六卷

存

學謨自序曰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非說之難能明聖人之意之難也今之說春秋者類以左氏為之證而參以公穀二家彼其因事以屬辭緣辭以命例事同則辭同辭同則命例宜無不同然而正變相錯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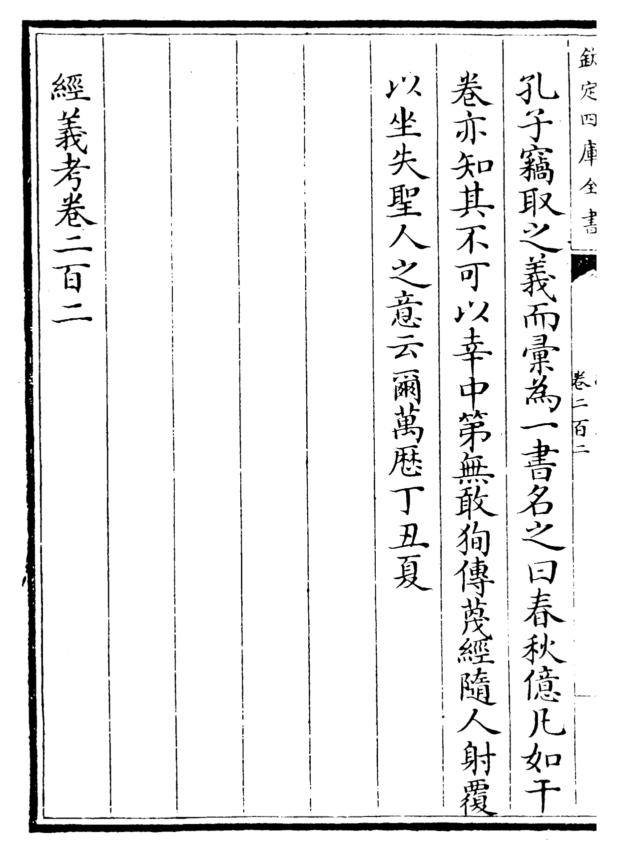
衛互異若繼弑一也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伐國一也或名或不名或爵或不爵專將帥師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公子弑君一也或明其為弑或不明其為弑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為之說求之春秋之本文而其說皆無有也以春秋之本文獨行於世千載之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指其詞之所之也故學者不得不據傳以求經夫經之為言常也簡易

明達之謂也聖人作之將以垂憲於無窮而乃故為微曖難明之詞若置覆焉而須傳以為之射則何異於日月之借光於爝火乎必不然矣按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杞宋之亡徵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與左丘明共觀史記而修春秋當其時秪以口授弟子左氏懼其異言失真乃因本事以作傳信斯言也則經與傳有輔車之倚焉不當獨推尊孔氏矣即令附春秋而作其事詞已無不可信而又何有於公穀二

家乃漢初鼎列於學官而尹氏君氏盟蔑盟昧築郿築微厥憖屈銀之文又輒與左氏相齟齬者不可勝紀夫經文一也然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況其有無疑似微曖難明者乎故知三家各受師承以口說流行即左氏亦孔子以後之書自漢以來經從傳出馬端臨以意增損之疑不為無謂而南宋大儒頗復取其以意增損之詞為之懸想臆度斷以聖人之特筆在是以其可解者謂之正例而以其不可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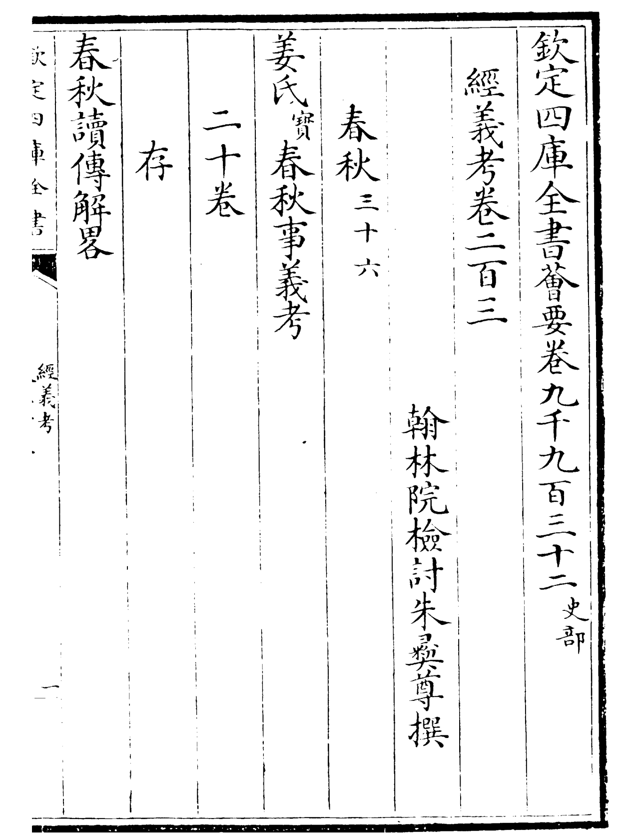
强名之曰變例至謂仲尼見諸行事之實以天自處削天於王奪位於國去氏族於卿大夫畧無顧忌雖一時進御之言意在納約然謂之説傳則可謂之説經則不可亦何怪乎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逺也聖人之意其尚可得而見邪聖人之意簡易明達要以仍人道正王法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删繁舉要據事直書如斯而已故繫王於天則文武之威靈猶在託筆於史則周公之衮鉞具存即有襃諱貶損皆天子之

事史官之職也而舉不以已與焉夫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卿大夫之功罪不必屑屑焉衡較於爵氏名族之予奪而其情固莫之遁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説春秋者孰有深切著明於孟氏者哉愚不自揆填鄙之隙因慼杜征南在襄陽時箋釋左氏乃重掇三傳併范楊何孔諸家疏解與胡氏之傳猥加裒輯稍畧其正變之例鈌其有無疑似之文秖采其説之不詭於理者以符會



孔子竊取之義而彚為一書名之曰春秋億凡如干卷亦知其不可以幸中第無敢狥傳蔑經隨人射覆以坐失聖人之意云爾萬歴丁丑夏

經義考卷二百二



經義考卷二百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六

姜氏寶春秋事義考

二十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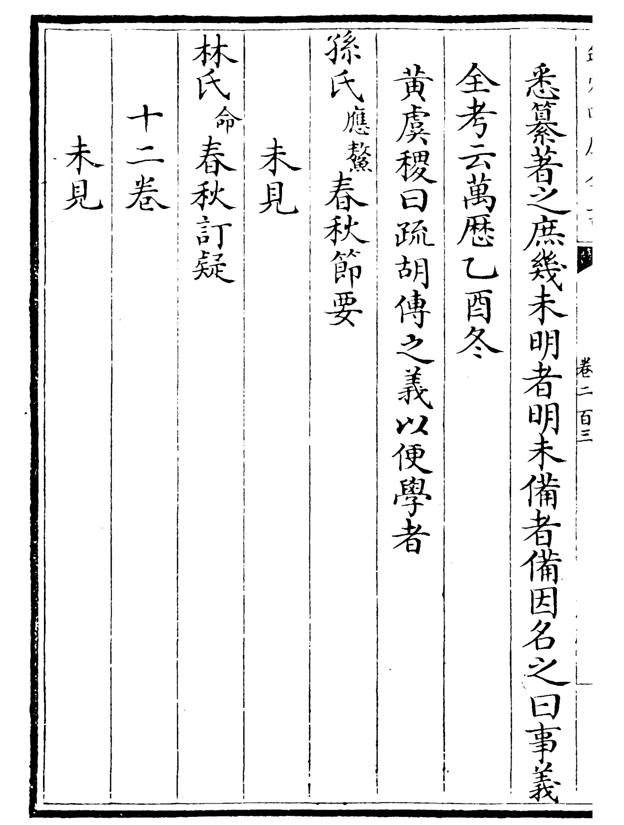
春秋讀傳解畧

二十卷

未見

寶自序曰春秋為聖人傳心之要典百王不易之大法皆在此書而胡氏傳乃本朝所主以課士予何敢有可否於其閒哉聞之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朱子云左氏史學也記事者取焉公穀經學也窮理者取焉予嘗據是以求之以為學是經者不當於一句一字求聖人之褒貶第觀其所書

之實以求是非善惡之至當考之詩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為春秋之所由作考之左之所以史公穀之所以經又考之經於以别傳之真偽於以求聖人所謂知我罪我者在因筆削以寓褒貶嫌於天子之賞善而罰惡為聖人所不敢當故自於其義為竊取而非胡氏所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聖人自以其褒貶敢於代天子賞善而罰惡也如是以求庶可以得聖人之心乎胡氏自成襄而後多無傳今



悉纂著之庶幾未明者明未備者備因名之曰事義全考云萬歷乙酉冬

黄虞稷曰疏胡傳之義以便學者

孫氏應鰲春秋節要

未見

林氏命春秋訂疑

十二卷

未見

黄虞稷曰命字子順建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廣東按察司副使

方氏一木春秋要旨

未見

休寧名族志一木字近仁嘉靖乙卯舉人官台州府同知

顏氏鯨春秋貫玉

六卷

存

鯨自序曰嘉靖已酉冬讀禮山中檢閲遺經至春秋左氏患其博記錯陳得劉蘆泉左傳類解深有契於衷又取公羊穀梁胡氏采其文古而義美者又取諸家注疏得其事核而意明者手抄之凡三閲寒暑始就名之曰春秋貫玉藏之巾笥

陳氏錫春秋辨疑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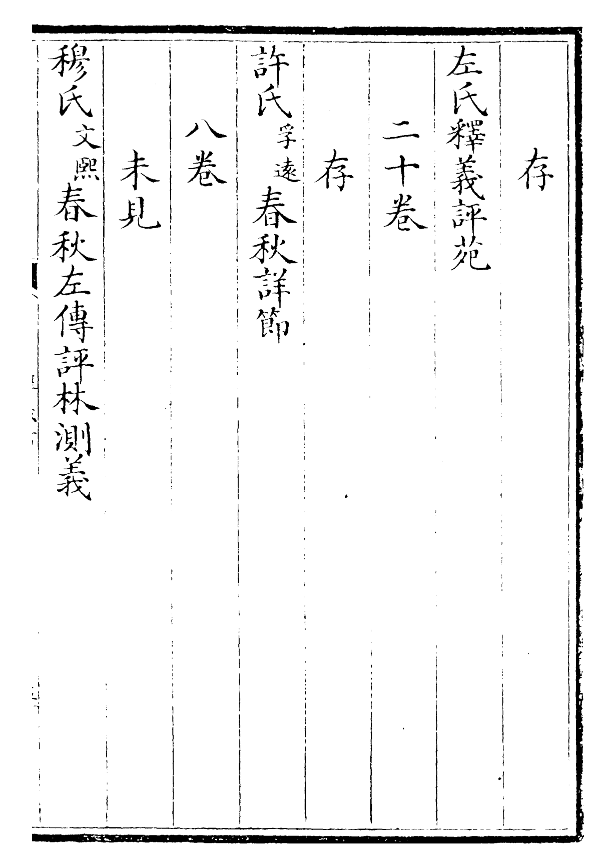
存

錫自序曰春秋有三道焉曰天道則歴法也災異也化氣也於是乎考曰地道則分野也設險也則壤也於是乎寓曰人道則禮樂也刑政也防微杜漸也於是乎正嘗自言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義則丘竊取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其志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其立義也其不得已之故畧可想矣後世傳者務以己意説理於筆削二字妄以改時易歲黜周

王魯與貶爵削地自操無位之權反使孔子冒不韙之罪焉如知之謂何若陳傅良氏為之推原聖意獨為有見然世未通知而胡氏之傳遂用以取士舉世莫敢不遵焉但古今一理聖愚一心於心有未釋理有未定即如朱子蓋嘗言之愚亦置其喙焉謹訂天地人三道以俟觀者

王氏錫爵春秋日録

三十卷


存

左氏釋義評苑

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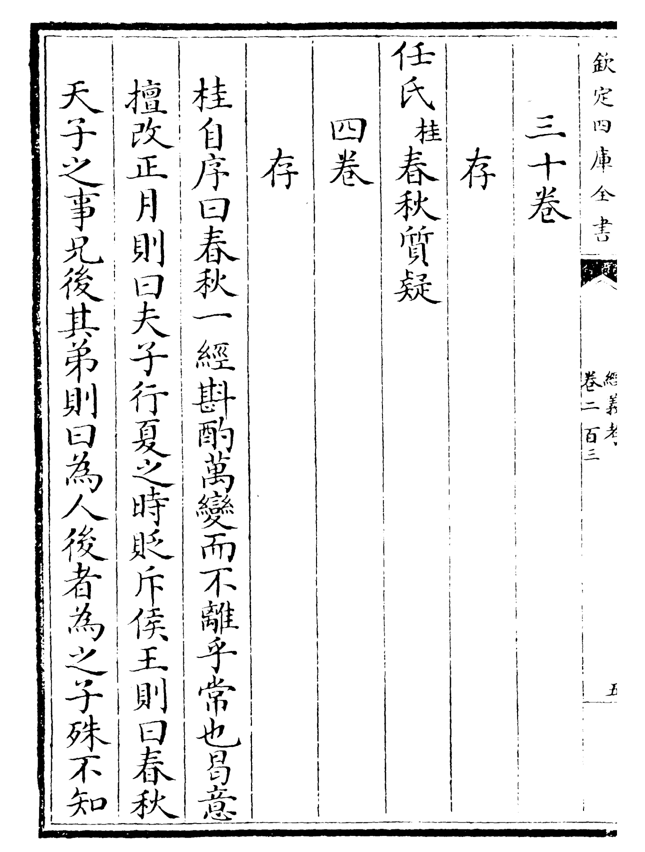
存

許氏孚遠春秋詳節

八卷

未見

穆氏文熙春秋左傳評林測義



三十卷

存

任氏桂春秋質疑

四卷

存

桂自序曰春秋一經斟酌萬變而不離乎常也曷意擅改正月則曰夫子行夏之時貶斥侯王則曰春秋天子之事兄後其弟則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

書王正月以遵一王之制示萬世臣子以分也分也者所以訓實者也楚子吳子正以示班爵之則示萬世臣子以名也名也者以臣覲君之謂實非君臣文將安施天親不可以人為實非父子名奚而取虛時之例大義數十正以示時政之缺經世之畧實在於是乃曰為天地備四時四時果賴是而後備乎天下固無擇母之子經於風氏所以不屑夫人之稱母以子貴也則謂其為背禮豈不陷人於不孝君臣之義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經於衛鱄所以直攻其奔晉晉乃保逆賊甯喜者也則謂其合乎春秋寧不陷人於不忠予桓文之霸特取尊王則譏侵楚為專兵圍衛為報怨是昧安周之義矣何以勸後世之功討趙盾許止之罪實誅邪謀則但責盾以不越境止以不嘗藥是昧故殺之獄矣何以訓後世之刑外性以言道是謂非道外性以言學是謂非學宏綱大旨是非失實家傳人誦趨向同風本欲經正而庶民興豈意道

微而横議起此愚之所以恐恐於懷而未之能釋然
者也使疑而妄焉何損於人使疑而是焉寧不大可
懼哉吾為此懼憤日月之蝕抱嫠婦之憂肆芻蕘之
言就有道之正竊謂彛倫倒置不可以不慎失則相
從於昏人心陷溺矣賢否混淆不可以不明失則相
從於偽小人得志矣儻承好學君子察采於萬分之
一獲涓埃之益補斯文之缺則末學何幸若夫莊公
去年娶婦今年嫁女叔服今年卒他年又有星孛之

占差錯小疵無關於世教者豈愚所屑屑哉嘉靖乙巳

陸元輔曰桂寶安人從學湛若水其書首為總義十六條而後隨經文解之一曰書法二曰時月三曰天王四曰諸侯大夫五曰君臣父子六曰適妾七曰妾母八曰五覇九曰鑒衡十曰慎獨十一曰正朔十二曰閏月十三曰等第十四曰朝聘十五曰經傳考十六曰復讐論其説多有可采序中天親不可以人為

實非父子名奚而取未免趨合世宗尊興獻之意矣

袁氏仁春秋鍼胡編

一卷

存

仁自序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者也傳未必盡合乎經故昔人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卓哉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也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

矣於經未必盡合也況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中不啻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間公如晉公如齊公會吳於鄫之類皆匪細事皆棄而不傳則非全書也明矣吾祖菊泉先生以春秋為仲尼實見諸行事之書不可闕畧也潛心十載別為袁氏傳三十卷校之胡氏傳幾五倍之吾父怡杏府君復作或問四卷以闡其幽釋春秋者於是乎有完書矣虛心觀理靡恃已長故不為訶斥之論析衷羣說理長則從亦未

嘗有意擊胡子謂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而胡多燕說不可不闡發以正學者之趨夫春秋大一統吳楚僭王孽庶奪嫡皆其所深誅也主傳而奴經信傳而疑經是僭王也是奪嫡也烏乎可作鍼胡編

傅氏遜春秋左傳屬事

二十卷

未見

王世貞序曰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

及事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詳而辭甚麗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習之左氏初不得與二氏並重其後獲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究其學杜預之傳行而公穀不得與並矣宋有胡安國者以為獨能得夫子襃貶之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絀獨為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廢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已於是稱

左史者舍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編年而司馬氏又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畧而尚可徵貴在人則事易詳而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後世之為史者亡所不沿襲雖有荀悦袁宏編年書出然不甚為世稱説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可以繼之而上下千餘年其事為年隔於是建安袁樞取而類分之名之曰紀

事本末吾鄉傅遜氏少為胡氏春秋而心獨儀左氏乃用衣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室次盟主次列國次外國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小者附見焉不必如訓詁家之所謂張本為伏為應一舉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他句為之故字為之考雖不能不資之杜氏舛僻者亦掊而正之必使無負乎左氏而後已故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執傅氏以治左氏十不失一故夫傅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

諍臣也

潘志伊後序曰往歲予與諸同籍聚晤京師有謂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便於覽讀而前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輯之者予以授同門友傅遜士凱氏士凱因更張附益之國以次敘事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既無漏矣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革其訛謬辨誤精核必傳無疑此足以列紀事本末之前矣去歲秋杪士凱適補建昌學諭遂諷令建昌陳

令板行之予每慨近世科舉之習日趨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甚矣今臺省諸公思挽其獘屢建白欲得窮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則斯編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邪第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誦古人遺書追憶其人或不免有隔世之歎設遇其人而與之處則安為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則又為衆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多坎壈之悲也吾於士凱

而深有感焉既訖工鳳洲先生序其前遂紀其本末以繫之後萬歷乙酉秋九月

遜自序曰古史之存寡矣惟左氏釋經以著傳故魯二百五十五年之史獨完而諸國事亦往往可以概見其間英臣偉士名言懿行猶足為世規凖至戰陳射御燕享辭命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葢以去古未遠而先聖之法尚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而紀載繁博或一簡而幾事錯陳或累卷而一事乃竟或

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微事而古典攸徵茲欲遡流窮委尋要領而繹旨歸蓋亦難矣自司馬子長變古法為紀傳世家而後之作史者卒不能易名編年者荀悅以後無慮四十家而書多不存事無通會至宋司馬文正始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為通鑑而趙興智滅實以上接左氏襄子甚智伯事建安袁氏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讀史者咸便之遜嘗欲祖其法以纂左傳

事而先師歸熙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遂頗悟其旨取王敬文藏本而成焉懼其事緐紊且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第之於時王道既衰霸圖是賴故以霸繼周而凡中外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為彔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文古須注可讀而元凱集解乃多紕繆踈畧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為之注意義難於會解故竟其篇章而總用訓詁於後并參衆說酌鄙意僭為之釐正焉名曰春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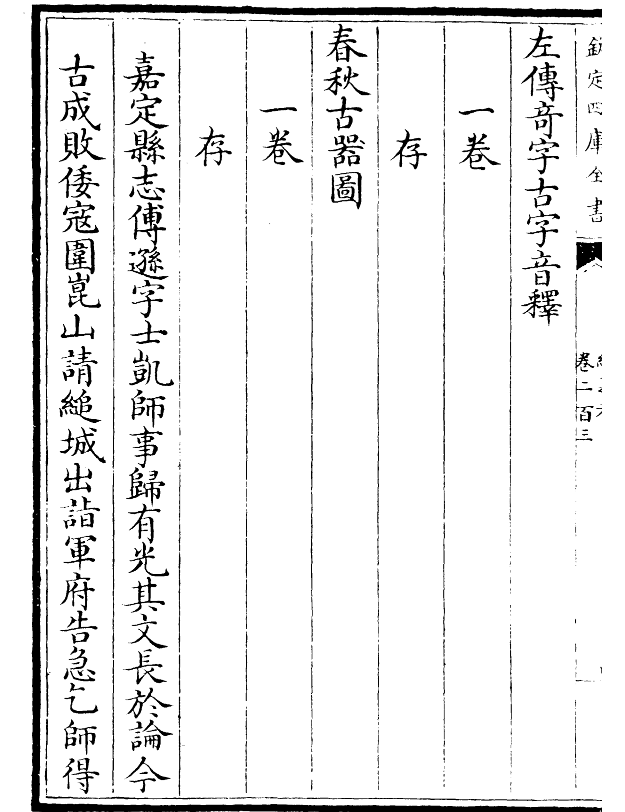
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云然袁氏書為世所好而事多遺脫稍有錯誤若得為之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使數千百年成敗興衰之故皆得並論而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敢必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人之賢猶不能無失矧遜於古人無能為役寧不百其失乎惟祈知言之君子不鄙而教之萬歷乙酉

春秋左傳注解辨誤

二卷

存

遜自序曰遜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注雅愛杜注舉筆録之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附注皆正杜誤與鄙意多合又會衆説而折衷之剏以已意而為之釐正焉實於心有不安敢為忠臣於千載之下耳萬歷癸未



左傳奇字古字音釋

一卷

存

春秋古器圖

一卷

存

嘉定縣志傅遜字士凱師事歸有光其文長於論今古成敗倭寇圍崑山請縋城出詣軍府告急乞師得

解圍人服其才畧好春秋左氏更為之注參互以訂杜氏之訛具論事之得失悉中肌理

王氏升讀左氏贅言

未見

黄虞稷曰升字士新宜興人嘉靖中嵗貢生

丁氏鈇春秋疏義

未見

黄虞稷曰鈇字君武南直隸通州人貢士官平谷知

縣

謝氏理春秋解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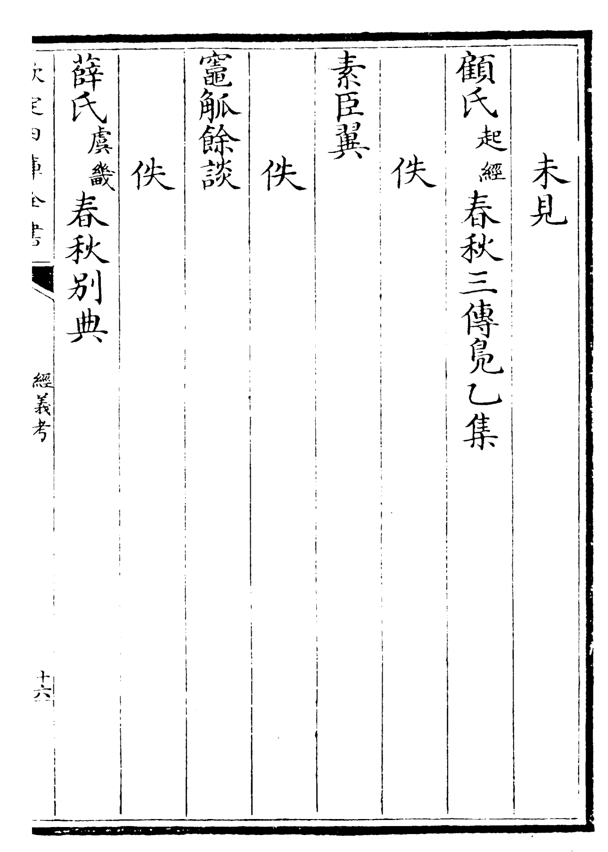
陳氏林春秋筆削發微圖

一卷

未見

李氏景元春秋左氏經傳別行

六卷經一卷傳五卷



未見

顧氏起經春秋三傳見乙集

佚

素臣翼

佚

竈觚餘談

佚

薛氏虞畿春秋别典

十五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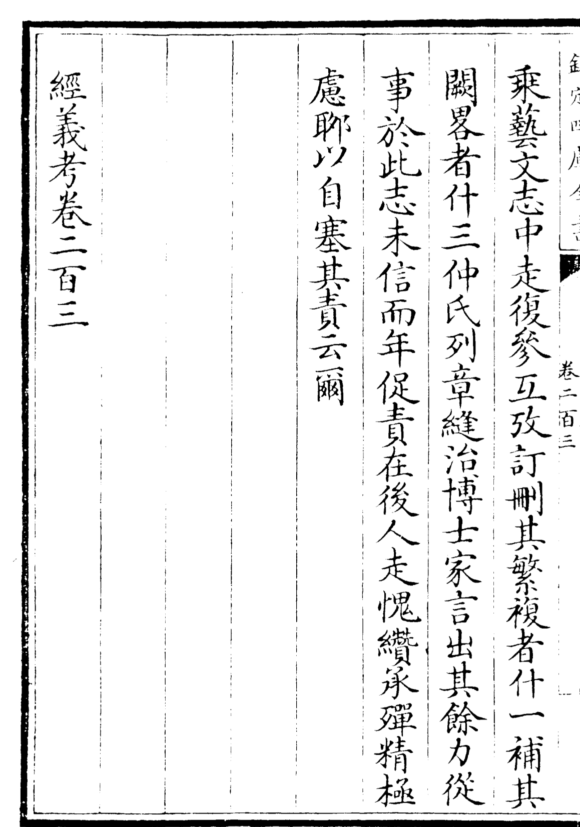
虞鐖自序曰昔孔子將作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經丘明作傳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葢目睹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别典哉然舊史遺文無闕聖筆左氏捐而不録者衆劉知幾謂丘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與予甞閲往牒見春秋君臣舊事散著百家皆三傳所弗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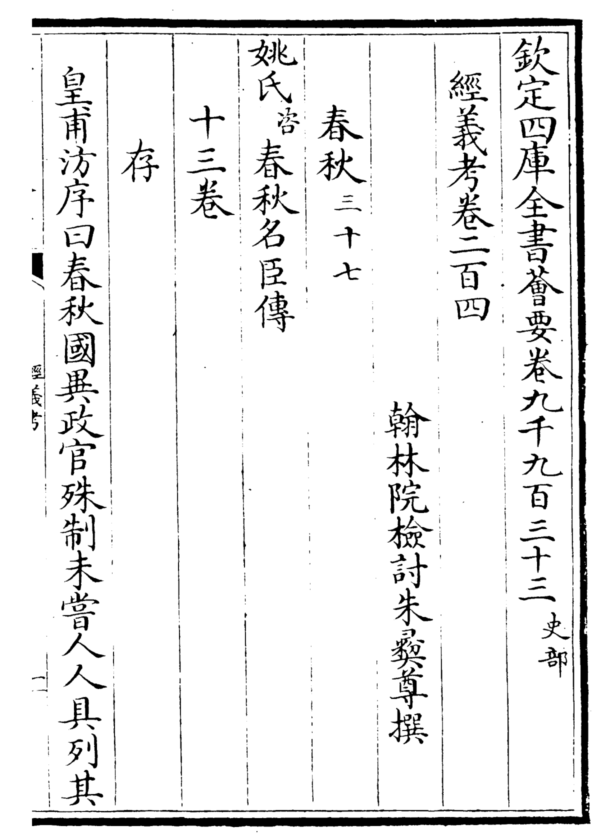
間或微掇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撮其全心輒觖然不自揆度畧仿左氏例仍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之人以繫其事年不盡攷而附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纖鉅兼收庶幾哉舊史遺文如在焉僭謂言畧成乎一家功可裨於三傳題曰春秋别典别於三傳也書凡一十五卷

弟虞賔曰先仲氏輯春秋别典未脱稾不幸下世郭郡公棐用唐祠部伯元言亟取而序之臚其目於郡

乘藝文志中走復參互攷訂删其繁複者什一補其闕畧者什三仲氏列章縫治博士家言出其餘力從事於此志未信而年促責在後人走愧纘承殫精極慮聊以自塞其責云爾

經義考卷二百三





經義考卷二百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七

姚氏咨春秋名臣傳

十三卷

存

皇甫汸序曰春秋國異政官殊制未嘗人人具列其

事也司馬遷所取若魯之栁下惠吳之季札晉之叔向鄭之子產齊之管晏越之范蠡文種僅數十子耳厥後王當撰列國諸臣傳效法遷史凡一百三十四人糸以贊辭近司寇大庾劉公撰春秋列傳其善惡賢不肖得失治亂昭焉錫山邵文莊公晚取春秋諸名臣言行録纂述成編彌留之日寢堂弗戢燎原為災藏山毀草惜哉皇山姚隱君取文莊之意補輯其書傳始於周辛伯迄於虞宮之奇凡一百四十八人

勒為一十三卷校王生所撰文簡而事精矣門人安
茂卿取而梓之
咨自序曰邑先達邵文莊公嘗讀春秋左氏傳凡其
人之嘉言善行與其隱顯聞望生榮死哀可以昭旂
常炳緗素者始於周之辛伯以迄虞宮之奇得一百
四十八人為書一十三卷以準一年十二月之數餘
其一以象閏亦例春秋也書未梓行公遽捐館遺目
録并小論於世或謂公時不逮志或謂將脫稾罹鬱

攸之變豈斯文未喪天不俾一人專之而欲分其美於後人邪余生也晩末由趨公之門牆忝交於郡博萃君明伯明伯乃公門人補庵比部冡嗣也曩示玆目要予纂補且故友施子羽陸一之僉慫慂之曰非汝誰與任者予久食貧餬口四方者五十餘年遘疾齋居三易裘葛僅勒成編門人安茂卿請授剞劂遂許之

黄虞稷曰洺字舜洺無錫人先是邑人邵寶為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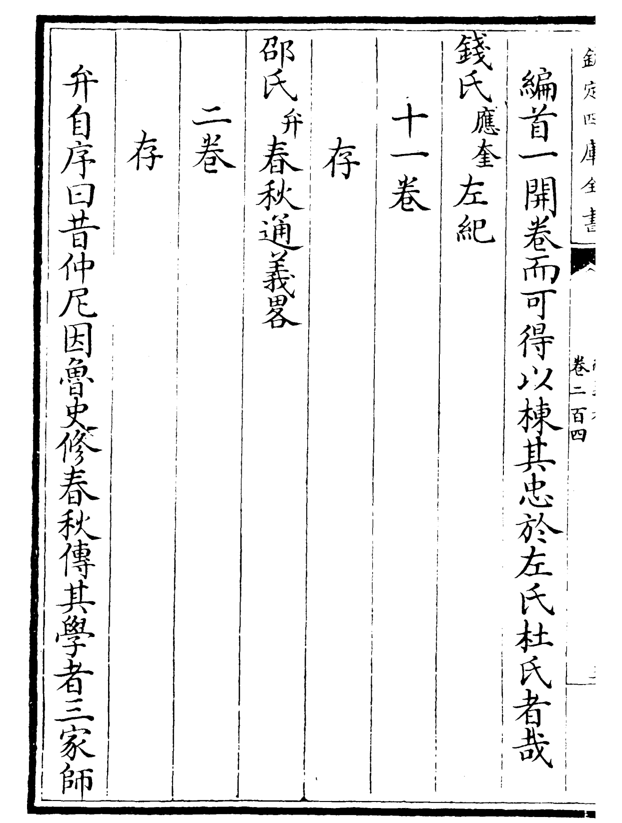
未竟咨因續成之

凌氏稺隆春秋左傳注評測義

七十卷

存

王世貞曰以棟少習春秋而於左氏尤稱精詣中年以來乃盡采諸家之合者薈蕞之發杜預之所不合者而鍼砭之諸評隲左氏而𡣪者皆臚列之左氏之所錯出而不易考者或名或字或謚或封號咸置之



編首一開卷而可得以棟其忠於左氏杜氏者哉

錢氏應奎左紀

十一卷

存

邵氏弁春秋通義畧

二卷

存

弁自序曰昔仲尼因魯史修春秋傳其學者三家師

說相承襃貶為義愚竊以為不然春秋有是非而無襃貶襃貶一人之私也是非天下之公也因天下之公是公非而無所毁譽此春秋之志也要之春秋之教不越二端而已故或同辭而同事或異辭而同事或異事而同辭同辭同事者正例也異事異辭者變例也例以通其凡辭以體其變而經教立矣奚取於襃貶哉故正例之是非統於事比事而天下之大勢可明也變例之是非顯於辭循辭而每事之得失可

考也不通乎例者不可以語常不達乎辭者不可以盡變説者繫日月於襃貶析予奪於名稱謂夷夏皆由聖人之進退亂臣賊子皆由仲尼之誅討夫日月本乎天運何心於襃貶名爵定於王朝何柄而予奪夷夏盛衰天下大勢也豈空言所能進退亂賊誅討列國政刑也豈後世可以虛加若進退由於仲尼則進吳楚而退齊晉聖人乃無意於安攘誅討可以虛加則刺公子買而奔慶父孔子為失刑矣又其甚者

魯桓有弑君之惡反歸罪於天王至於桓無貶焉則是罪坐於鄰之人而庇匿其主也季氏有逐君之惡而先正乎定昭季氏乃無譏焉則是畏彊禦而弱其君也故以襃貶為例其例不可通也以襃貶命辭其辭不可訓也膏肓廢疾深痼學者之見聞邪說詖辭汩沒聖經之宗旨使春秋之大義不明而體統不立何由定天下之邪正哉殊不知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為主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為主春秋書王所以通其

分於天下也故列五等序王爵也不列於五等吳楚之君非王爵也凡登名於策書有王命者也不登名於策書無王命者也禮樂征伐以達王事於天下故曰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為主春秋書公所以統其事於國内也故本國之君大夫出入必書本國之政事廢舉必書他國之事接我則書來告則書詳内事畧外事也故曰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為主主周則周之名分仲尼何敢紊焉主魯則魯之典禮仲尼何敢變

焉故策書所載有其事不敢隱也無其事不敢加也事與詞皆從實録而已事之所比為正例正例者通論之勢也詞之所之為變例變例者即事之教也為例之體二謂大事必書之體謂常事特書之體大事必書或書而變常者變例也常事不書以非常故書者正例也比事而成例循事而命辭事辭皆從實録所以傳信也舊史有闕文存而不削所以傳疑也傳疑傳信史家之法也因是因非大道之公也史以正

王法經以明王道史法立而大道行矣何以褒貶為
昔韓退之有言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旨哉斯言惜無成書以示後世唐之陸淳啖助趙匡
此三家者與韓公同時議論相若予故有取焉嘉靖
癸丑避寇幽居文籍罕接於目坐卧以經自隨久之
日有所記札輒疏為或問一卷凡例輯畧一卷屬辭
比事八卷總名之曰春秋通義畧非敢傳之人人以
俟後世之揚子雲焉爾

張氏事心春秋左氏人物譜

一卷

存

事心自序曰春秋之書人也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或以爵或以其謚號食邑蓋褒貶存焉左氏於春秋中諸人之名字官爵謚號食邑素習口吻者至於作傳或連年之事前書名而後書字或一章之中首書爵而末書謚蓋信筆所到初無意義於其間也而讀

者彼此錯綜紛然莫辨甚至於以一人為二人以二人為一人者而況能溯其本始支分者乎杜元凱癖左氏有集解有凡例有盟會圖有長歷而又有世族譜蓋以叙世系而明族姓則其於人物源派意必精詳可觀也乃其書今亡之矣僅於注疏中見一二焉又有著名號歸一者歸而未盡而前後且失次又有著繫年及族號者族而未詳而挂漏且什三余讀是書自隱初至哀末凡録二千五百三十九人名之曰

春秋人物纂其於每人名字謚號亦粗詳矣然世系竟未能貫始徹終而各國亦未能兼收而並覽也復取所纂者分國而彙編之首世系次中宮（周曰中宮列國曰壼內）次子姓則世系莫考者次先王先后（列國曰先公先妃）則春秋以前者次先世支庶也次古先裔則古昔聖哲苗裔也次世族則本國功臣巨室也而終之以臣庶此八目者隨諸國之有無增損焉不能諸國一一備也而孔門特立一目者尊宣聖也其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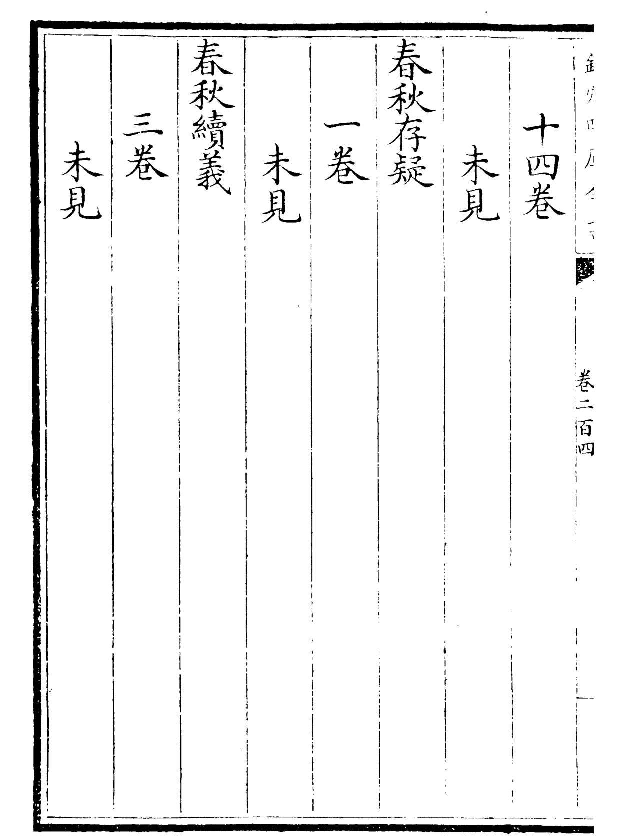
先人物則起自上古止商紂另為一項於周前者皆傳中所引也編成因名之曰春秋左氏人物譜以明系表世若家乘焉故曰譜也讀左得此庶不至誤名號而迷本原或亦可以補世族之闕乎

徐𤇺序曰吾鄉張子靜先生博雅閎覽人號書簏生平所著述甚夥垂老以貢為海澄廣文罷歸貧日甚既沒其所著作十九散落悽然傷之今歳偶過友人張道輔家得其春秋人物譜皆先生手録草槀蟲蠹

半蝕點竄糊塗覽者莫尋頭緒予乃攜之長溪龜湖僧舍旅次閒寂嚴加校訂初豪渾為一卷予分十二公而羅列之重為繕寫井然有序第首尾糜爛尚有缺文客中無書未遑考補俟質諸沈酣麟經之士再屬為增定以成全書傳之來禩未必於經學無少補云

黄虞稷曰張事心字子靜福清人

鄭氏良弼春秋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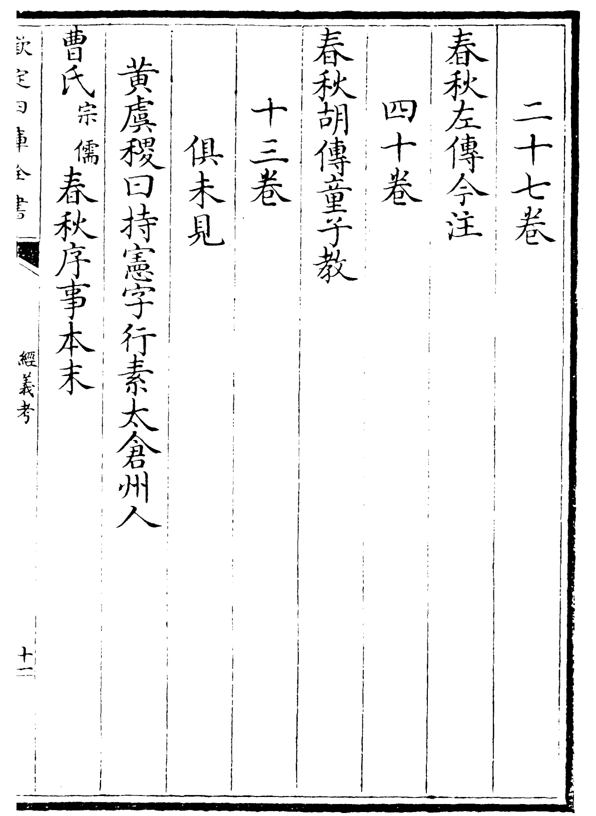
十四卷
未見
春秋存疑
一卷
未見
春秋續義
三卷
未見

王錫爵序曰淳安鄭子宗説甫業春秋有大志少遊武林得江太史淵源家學博采羣議著為續義或問二書闡明胡氏未盡之藴巳夘夏謁予就正予異焉庚辰予郡顧君禖宇以進士令淳重其人即以其書寄海虞定宇趙太史太史輒為探討重訂巳姜司成江主政潤色之其友方春元輩裒次成帙凡若干卷迄付之梓行矣續義江君有序而或問一書方春元復為代請余言弁諸首夫春秋聖人心法也學子經

生卒宗胡氏即胡傳外縱窺閫遂得聖門之肯綮者悉置之若棄亦惑矣鄭子能為通方學據經辨傳之真偽析理別言之當否協乎情止乎義而先入之見勿與焉班班問答確有定論即起安國於九京當降心而首肯者余嘉其有羽翼經傳之功冀與海內士公共之也

黄虞稷曰良弼淳安人

龔氏持憲春秋列國世家



二十七卷

春秋左傳今注

四十卷

春秋胡傳童子教

十三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持憲字行素太倉州人

曹氏宗儒春秋序事本末

三十卷

未見

春秋逸傳

二卷

未見

左氏辨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宗儒字元博松江人教諭

高層雲曰元博序事本末一書按經以證傳索傳以

合經類訂精審

董氏啓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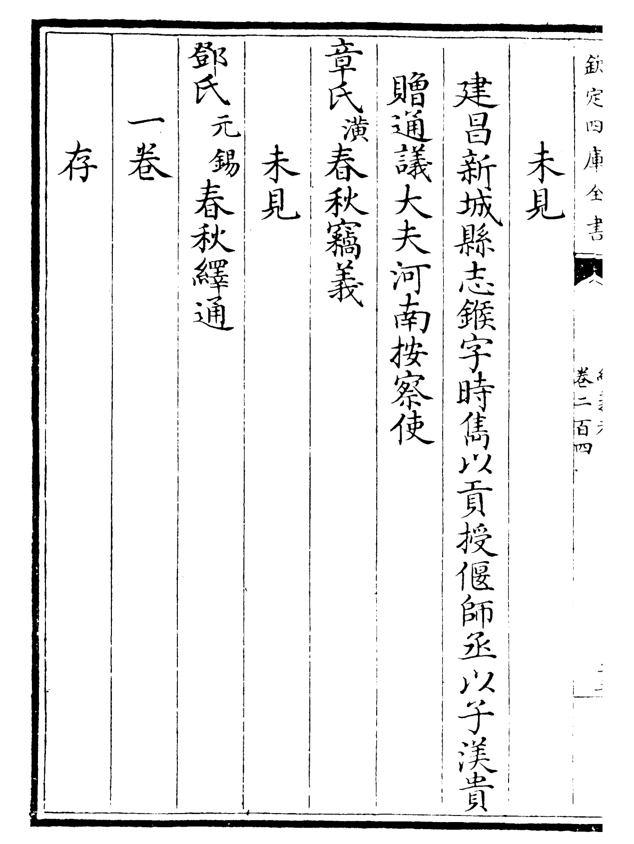
陸樹聲序曰海寧董子石龍者自少通春秋學游庠

校以父喪終墓棄去不欲與少年舉子尋行墨也君

益遂意經學既所輯春秋補傳成持以謁予會予赴召君命辭去久之予從金陵歸逕予檇李舟從吳越之間往返者三四與予言輒避席以請也予甚愧其勤予聞董氏其先有從陽明先生於天泉晚得聞道陽明先生所為記從吾道人者君從大父也而君父郡博中山陽明許其志道尤篤乃知董氏世多賢者以君之賢幼得從游陽明在弟子列豈特以經生自命哉乃今不遠數百里手一編就予偘偘問途君可

謂不遇矣予生晚不及掃陽明之門求從吾中山者與之質疑請益晚獲與君游盡聞其所得於先生長老者以私淑則予方幸君君亦何有於予也是歲春仲予生朝壓君遠來燒燭夜坐君起為壽舉薛敬軒語予拜且承之予與君生同甲子同習三傳晚而志於道又同好也庶幾所謂三同者因書贈君以諗夫同社

鄧氏鏁春秋正解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鏸字時雋以貢授偃師丞以子漢貴贈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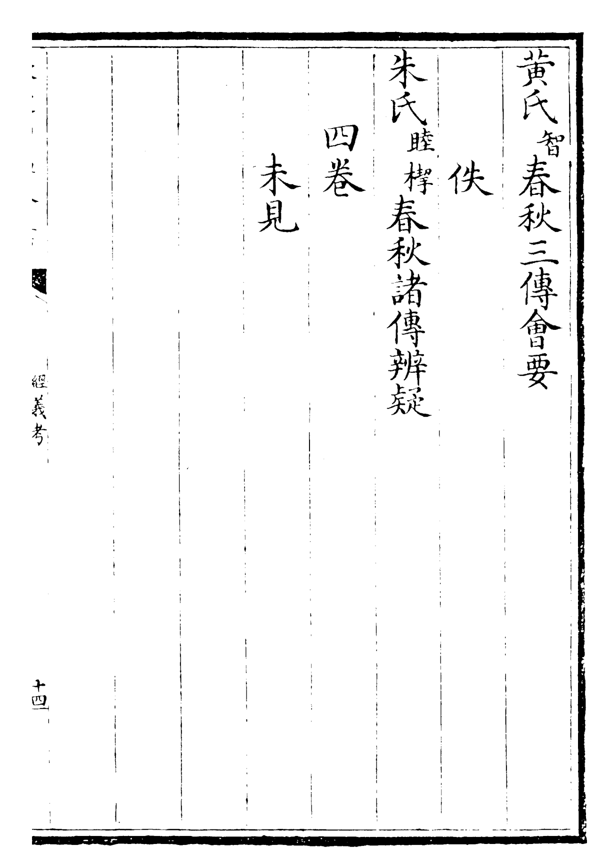
章氏潢春秋竊義

未見

鄧氏元錫春秋繹通

一卷

存


黃氏智春秋三傳會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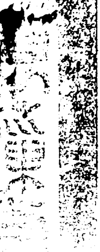
佚

朱氏睦㮮春秋諸傳辨疑

四卷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謝　惇